

# 世紀大審判(下)

## 中國法官公審日本戰犯記實

● 吳湘匡 (大陸作家)

### 日本戰犯罪有應得

中國代表團全體官員越戰越勇，彷彿身後站著四億五千萬受苦受難的同胞，接著對南京大屠殺的主謀、陸軍大將松井石根的審判，法庭以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指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佔領南京，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在這六、七個星期中，數以千計的婦女被強姦，三十萬以上中國無辜軍民慘遭殺害，無數財產被盜劫與焚毀。」

「他（松井）既有義務也有權力統制他自己的軍隊保護南京的不幸市民。由於他忽忽這些義務的履行，不能不認為他負有犯罪責任。」後來法庭根據罪狀第五十五項「怠於防止違約行為」判處松井石根絞刑。

日本兵如同禽獸一般，在南京大屠殺中竟進行「殺人比賽」。吳學義顧問一九四六年三月到東京後，在東京圖書館查到《朝日新聞》（一九三七、二、二十五日）曾刊登在此次南京大屠殺中，兩個日本下級軍官曾

進行「殺人比賽」，各殺我國無辜軍民一百零九人的相片，這兩個殺人劊子手的軍刀由於殺人太多都砍成鋸齒形。吳顧問立刻將此相片交給東京國際法庭，引起各國法官、檢察官高度重視，這張相片立刻在中、美、英、蘇、法、印度以及世界各大報刊轉載。盟軍統帥總部立刻將這兩個罪犯逮捕歸案，轉交中國國民政府審判。由吳顧問帶領中國駐日本的中國憲兵三團軍官、士兵押送罪犯乘飛機回南京。

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南京勵志社舉行公審，由於聽眾很多，法庭在審判廳外面接了二個高音大喇叭，現場直播審判情況，最後判處死刑，一審判決，立即執行。在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一週年的日子）全副武裝軍警押送這兩個日本劊子手到南京雨花台刑場處決，彼時南京市內萬人空巷，數十萬民眾擁擠在沿途觀看，雨花台刑場周圍有數萬民眾觀看，殺人魔鬼終於伏法，真是大快人心！

### 美方偏袒天皇免責

關於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一直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日本戰犯過程中人們關注的焦點。日本天皇為戰時日本政治、軍事上的最高統治者，當時不僅中國輿論界要求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國際輿論界以至日本國內的一些有識人士也認為日皇應是這次戰爭的最高責任者，但是盟軍總部統帥麥克阿瑟利用莫斯科協議賦予的權力，為日皇網開一面。在正式審判之前，各國法官、檢察官聯席會議中，起草起訴書中，中方代表多次提出要把日本裕仁天皇也列入戰犯之一，但是美國首席檢察官季南利用職權，當即宣佈，盟總方面的意見是，決不將日皇作戰犯審判。故日皇究竟應否負戰爭責任，已不是法律問題，而成為美國對日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起草起訴書過程中，季南利用其首席檢察官的身分，多次阻止對日皇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在對被告的審問中，甚至

暗示被告人為日皇開脫罪責，對於日本天皇未被定罪，輿論界反應十分強烈。中國《大公報》指出：「最令人不滿者是開脫了日皇的侵略責任。……裕仁明明是天子第一號的戰犯，為何不追究？進一層來講，這不僅是日皇個人的事，由於赦免日皇而確保了天皇制，保存了日本對外侵略的精神基礎，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應進一步按判決書之跡嫌追究侵略之最高責任，提出公審日皇，以示法律的無私與平等。」《申報》也評論道：「日本廿年來的戰爭責任，其主導者為裕仁及其內府重臣，從理論上說，裕仁及內府重臣是不能卸辭破壞和平戰責的。」

實際上，將裕仁排除在起訴書之外，主要是麥克阿瑟的主張。這一主張代表了美國政府的意圖。鑒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根據全球戰略的需要，美國對日本不但不會把事情做絕，而且還要大力扶持！裕仁本人也曾通過季南檢察長轉呈杜魯門總統親筆信一封，對美國佔領軍的「寬大」表示感謝，並聲稱將以立憲君主之地位，竭盡所能，發展美國式民主。

## 死刑之爭塵埃落定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訴訟程序是由《憲章》規定好了的，被告人的罪名也是經國際檢察處提交的起訴書和法庭宣佈的判決書明確了的。然而，對於被認定犯有罪行的被告應該適用何種刑罰？有無統一、合理的量刑

標準？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儘管在十一位法官中來自英美法律系統國家較多，但是大家的看法並不一致。比較重大的分歧就是要不要適用死刑。

幾位法官各有各的主張。來自己廢除或部分廢除了死刑且沒有遭受日本侵略者過多荼毒國家的法官，當然不可能輕易贊成適用死刑；韋伯庭長主張將戰爭罪犯流放到荒島上（如拿破侖戰敗後那樣）；印度法官巴爾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乾脆完全不同意判決書的內容，主張寬宏諒解，慈悲為懷，無罪開釋全體日本戰犯。

為此，中國駐日代表團全體官員則開展「拉票」工作。蘇聯代表團有幾十人，只有一位老太太懂英語，吳學義顧問用英語和她談了許多，她介紹認識蘇聯法官柴陽諾夫將軍，和他一交談，蘇聯法官很爽快，堅決支持判東條等戰犯絞刑。荷蘭法官羅林本是中立派，他曾經留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律系，吳顧問也曾經在柏林大學法律系博士研究生班畢業，既然是同學，一交談兩人就非常親切，經吳的勸說，他也同意將日本甲級戰犯處以死刑。

對於東條英機等七名犯罪情節最為嚴重的日本甲級戰犯，法庭最後以六票對五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將他們處以絞刑的決定。至於究竟是哪六位法官贊成適用死刑，哪五位法官不贊成適用死刑；也許已經永遠無法確知——法官們早已宣誓保密，且事隔半個世紀

，物是人非，殊難查考。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十二日，歷時兩年半之久的審判終於降下了帷幕。在莊嚴、肅穆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審判長韋伯代表全體法官對全體被告宣讀了判決書，判決書全面詳細地闡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策劃並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過，揭露日軍在戰爭過程都犯了起訴書所指控的幾種不同罪行，法庭做出判決：判處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坂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東條英機七人絞刑；判處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星野直樹、木戶星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藤賢了、島田繁太郎、鈴木貞一、賀屋興宣、向島敏夫、梅津美治郎十六人無期徒刑；判處重光葵有期徒刑七年，東鄉茂德有期徒刑二十年。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正式開庭，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終結，在這兩年半的時間裏，共開庭八十八次，檢察官陳述歷時一九五天，辯護律師辯護歷時二二四天，合計四一六天。總計當作證據受理的有四三三六件法庭證書，有四一九名證人出庭作證，有七七九人用供述書和宣誓陳述作證，審判記錄長達四八四一二頁，判決書長達一五〇〇頁，整個審判耗資七五〇萬美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國際軍

事法庭宣判完畢，二十八名甲級戰犯理應遵照判決書開如服刑。不管外界對判決結果有什麼樣的議論，它的法律效力是不容懷疑的。

然而，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兩人卻通過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重覆所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組織不合法」的論調，要求「重新審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國最高法院竟然以五票對四票通過決定，「同意受理」。這無疑是對遠東國際法庭管轄權乃至整個盟國的蔑視。經過數次辯論和投票表決，美國最高法院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宣佈不干涉東京法庭原判，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遂告平息。東條英機等七名被判死刑的主要甲級戰犯卻因此至少多活了半個月。

美國最高法院的「同意受理」之舉，既招致了世界輿論的廣泛批評，也加劇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亂。

荷蘭法官羅林、中國法官梅汝璈、檢察官向哲浚和顧問吳學義以及各國駐日代表團大部分官員紛紛表示，美國最高法院無權受理這個所謂「上訴」，更無權審查東京法庭的判決。

美國新聞記者史東也撰文抨擊美國最高法院不是自由的保護人，而是日本軍閥的庇蔭。

在宣佈判決後幾天，東條英機的夫人來東京巢鴨監獄探監，在分別時，乘美軍看守

疏忽，東條夫人和東條接吻告別之機，她乘機將預先準備好的劇毒毒藥氰化鉀膠囊吐入東條的嘴內，在臨刑前一天晚上東條服毒自殺身亡。

美軍看守爲了逃避看守不嚴的職責，對外秘而不宣。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日本東京巢鴨監獄空曠的院落裏，寒風瑟瑟，冷氣逼人。一排排荷槍實彈的軍警與憲兵，和一字排開的七副絞刑架，則使這裏的氣氛越發顯得威嚴和凝重。

在全副武裝的美國憲兵押送下，廣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坂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六名罪大惡極的日本甲級戰犯步履蹣跚地走到絞刑架等待他們生命最後一刻的到來。隨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代表對廣田弘毅等人執行命令宣讀，正義的絞索終於套在他們的脖子上。這些策劃、組織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沉重災難的戰爭狂人終於被送了歷史的斷頭台。

美國什麼都有專家，如果把戰犯吊上去後，手腳還在動，很不雅相，就請一位絞刑專家皮克伍長，從美國坐飛機來東京，果然技術高超，一吊上去就斷氣，筆直絲紋不動。

多虧麥克阿瑟深思熟慮，深知日本人秉性狡黠，復仇心理極強，日本軍國主義者是絕對不會甘心認輸的，他們遲早有一天要報

復，要翻案，因此將這七個甲級戰犯的屍體埋藏在絕對秘密處，外人不得而知，迄今未對世界公開。

東京審判後的幾十年事態變化和發展也證實了他的預言和決定的正確性。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貢獻是巨大的，通過艱鉅、複雜的審判實踐，在傳統國際法關於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的普通戰爭罪外，確立了破壞和平罪和違反人道罪，發展了戰爭罪和戰爭罪犯的新概念，而這正標誌著國際法——特別是戰爭法——的新飛躍。

正是東京審判，大幅度地體現了人類的正義和理性，而正義和理性對於人類來說，是不可須臾喪失的。

### 文物國寶完璧歸趙

中國駐日代表團不但參與審判日本戰犯艱鉅工作，而且還承擔追回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劫掠的大批財產工作。此時吳學義顧問所追回的文物，真是價值連城的國寶——翡翠屏風及絳絲古畫。

翡翠屏風爲八摺式，高約六英尺，楠木雕刻，鑲嵌四十塊翠玉，係偽政府主席汪精衛於一九四一年六月間訪日時贈與日皇后的禮品。

戰後，我方根據國際法庭中國檢察官秘書劉子健的報告，始行發覺。劉君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間將所獲得有關資料送至接收委

員會。不久中國駐日代表團顧問吳學義在坊肆中尋得《「汪主席」訪日畫刊》一冊，印有一摺翡翠屏風照片，可資佐證。畫刊內還載有汪精衛贈與日皇綠玉大花瓶一對，贈與日本皇太后有蓋白玉花鳥壺一個，以上各物迭經該會派員與盟總主管人員面洽索還辦法，據盟總的答覆說，該項珍物是否自私人方面獲得，抑係國寶？如係國寶，當時存放何處？均須提供說明與有力證件，方能核辦。

因此，交涉暫告停頓。其後劉子健又覓得該項古物存放盟總劫物倉庫中的號碼，該會遂又派員向盟總質詢，盟總主管人士始謂「可即再行文索還，當予以滿意之答覆。」蓋此項珍品，日本宮內已交出，而盟總遲疑未予處置。經我方探悉確切著落，憑以交涉，無法推辭。於是，盟總不再堅持索取證件。該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第四次行文盟總索還，在二十六日獲准，訂於三月十一日在盟總民間物資保管組交還我國。是日，我方代表會同盟總官員將各物一一點驗，結果全部完整。我方簽收後，當即暫存於駐日代表團倉庫中。

緯絲古畫共五八一軸（包括明清繡物二十七軸），為明清兩代之最精製品，原為清宮古物，抗日期間被日人所佔，後經盟總審查，獲悉後，同意歸還我方。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盟總派員正式接收，點驗結果均異常完整。三月二十八日，將翡翠屏風及緯絲古畫陳列於駐日代表團養正館大樓，招待

盟總及各國人士參觀，並舉行雞尾酒會，以資紀念。未幾，國內主管機關派招商局海遼輪赴日，將上述珍物裝載，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自日本名古屋駛回，十五日抵滬，交由中央信託局，儲運處點收無誤，其中翡翠屏風交南京中央博物館代表簽收，緯絲古畫交南京故宮博物院代表簽領。

吳顧問在歸還日本劫掠文物中，利用他精通日語、英語特長和盟總和日本政府交涉，還到日本宮內省，把各劫物均陸續追回，其中有乾隆皇帝墨跡四大冊，康熙時代瓷瓶一尊，宋坑端硯二方，象牙塔一座，象牙球一具，乾隆時代精雕端硯一對，多係偽組織大員獻贈日本皇后的翡翠戒指及珠寶鑲金手鐲一只也獲歸還。

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化石是近代科學發現中的著名物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曾由北平協和醫學院送交美國海軍代為運出，後傳在秦皇島附近被日軍截獲。抗戰勝利後，我國曾派斐文中、李濟教授赴日調查其下落，日本也派出考古專家原田淑人教授協助調查，均未獲得滿意結果。一九四六年春，李濟教授會同駐日代表團吳學義、張風舉顧問向盟總情報教育組查詢多次，轉據日方堅稱未曾運至日本，盟總資源組曾交還日本歸還的周口店出土古化石等考古資料一批，由駐日代表團運回國內，交還北平地質調查所，而「北京人」的下落，亦未能由此有所發現，至今仍無結果。

這樣，戰時我國被劫物資在戰後有一部分得以回到祖國，這對保存我國優秀歷史遺產，維護國家尊嚴，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二次大戰結束迄今已逾半個世紀了，在這半個世紀裏國際國內形勢起了飛躍的變化，戰後的日本迅速恢復，發展了經濟，現在一躍而成爲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且在下一世紀大有超過美國之勢，咄咄逼人，隨着日本步入經濟大國行列，接踵而來的是政治大國，下一步又怎樣呢？軍事大國！已有種種跡象顯示日本極端主義分子好像似乎並未接受二次大戰教訓，多次製造「教科書」事件，在東京靖國神社把絞死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入當成「英雄」來崇拜，日本高級領導人多在「八·一五」來靖國神社來參拜，日本矢口否認對華發動侵略戰爭，胡說是什麼「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慰安婦是商業性質，多次挑起「釣魚島」領土爭端事件……日本每年的軍費總額已列世界第二位，名爲「自衛隊」實際上早已成爲配備世界最先進武器的軍隊，由於日本實行「兵寓於民」的徵兵制度，一旦發動戰爭，立即可組織幾百萬訓練有素的正規軍，看來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之心未死。如果這些軍國主義分子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再次發動戰爭，那麼他們就越來越走近絞刑架，自己給自己脖子套絞索。他們的先輩，東條英機之流已給他們做了很好的榜樣。

謹將此文，立此存照！